

西藏是我家



一個西藏人告訴你一個
真實的西藏

口述：扎西次仁 Tashi Tsering

英文執筆：梅爾文·戈爾斯坦 Melvyn Goldstein

威廉木·司本石初 William Siebenschuh

中文譯者：楊和晉 Yang Ho-chin

明鏡出版社



《浮華世界》系列(二十)

西藏是我家

—扎西次仁的自傳

口 述：扎西次仁 Tashi Tsering

英文執筆：梅爾文·戈爾斯坦 Melvyn Goldstein

威廉本·司本石初 William Siebenschuh

中文譯者：楊和管 Yang Ho-chin

明鏡出版社

《浮華世界》系列(20)

總策劃：何 頻

書 名：西藏是我家—扎西次仁的自傳

口 述：扎西次仁 Tashi Tsering

英文執筆：梅爾文·戈爾斯坦，威廉木·司本石初

中文譯者：楊和晉

發行人：何 頻

責任編輯：張 芸

封面設計：黃志民

校 對：楊和晉 毛莉

原出版者：M. E. Sharpe

出 版：明鏡出版社

全球資訊網：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hopinctny@aol.com

編 輯 部：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電話：(516)338-6976 傳真：(516)338-6982

香港聯絡處：香港郵政總局5281信箱

電話 (852)2547-5615 傳真：(852)2559-3813

總 發 行：明鏡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335-339號708室

電話：(852)2547-5615 傳真 (852)2559-3813

台灣總發行：三友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F

電話：(8862)2240-5600 傳真：(8862)2240-9284

美國西部總發行：長青文化公司 EVERGREEN BOOKS

760W.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 S.A.

電話：(626)281-3622 傳真：(626)284-1571

美國東部總發行：世界書局 WJ Bookstore Inc.

141-07 20th Ave. Whitestone, NY 11357, U. S.A.

電話 (718) 746-8889 傳真：(718)747-1562

新加坡總發行：大眾書局

Blk 231 Bain St. #04-23/33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國際統一書號：962-85635-0-5

定 價：HK\$95 NT\$400

版 次：2000年10月第一版



1960 年扎西和羅伯特頓南姆一起在威廉姆斯學院



1963 年扎西和第一任妻子
薩迦澤青在西雅圖



1963 年扎西（左）和朋友們攝于西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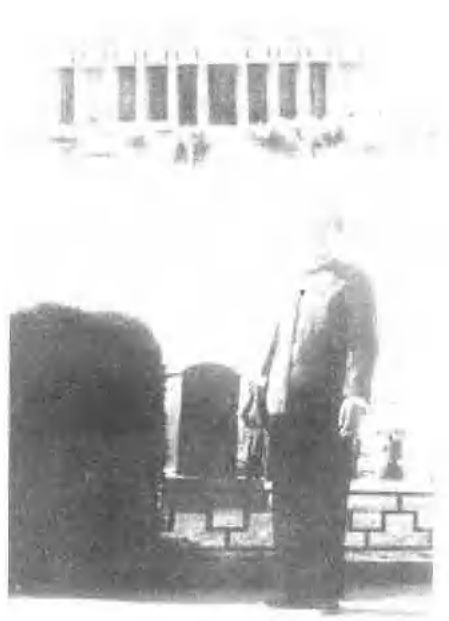
1963 年扎西在華盛頓大學當
學生時在該校醫院食堂裡兼差
洗碗



1966 年八月扎西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當時是和牠學校的紅衛兵一起去的。



扎西(左，後排)，穿著戲服，當時是達賴喇嘛的舞蹈團員(噶足巴)。



1978 年扎西在毛澤東紀念堂前，當時他去北京向國務院請求爲他平反。



1981 年扎西和妻子桑吉啦在西安市。



1990 年扎西建立的第一個學校，位于他家的所在地古確村。
該校有三個教室，兩個教員宿舍，46 個學生。



一群在古確村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



村裏一年級的學生在學校裏用傳統式的西藏木板寫字



學生和老師在他們的新學校前面



1994 年蓋好的新學校，有三間教室，
兩個教員宿舍，90 多個學生。



學生和老師在他們的新學校前面。



卡孜學校的學生在同學和村民前面跳傳統式的舞蹈。



一個藏族男孩子在傳統式的
西藏寫字板上練習藏文字母。



1986年扎西在拉薩家中教當地孩子寫藏文。



扎西要孩子們都去上學。



內容簡介

在所有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沒有一個作者擁有扎西次仁如此奇特的經歷：他在一妻多夫制的家庭中生長，少年時獲選為達賴喇嘛儀仗隊隊員，隨即又成為同性戀僧侶的獵物，解放軍進駐拉薩不久，他獲准前往印度求學；在達賴喇嘛兄長嘉樂頓珠引導下，他參與了拉薩暴亂之後流亡印度藏民的接待和達賴喇嘛的金銀運送工作；達賴喇嘛給了他三個建議：他前往美國留學，成了《紐約客》的新聞人物，繼而就學於華盛頓大學；但又決意放棄剛發現的美國新生活，謝絕嘉樂頓珠給予的重要職位，回到由中共控制的西藏；中共把他安排到陝西咸陽民族學院，他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甚至作為紅衛兵獲得毛澤東的接見，但最終還是被當作「間諜」遭到關押坐牢，直至鄧小平掌權；他開始編撰《藏英漢詞典》，也再次到美國，再次獲得達賴喇嘛的接見；再次重返西藏之後，開始為無學可上的鄉童籌建學校，至今已逾五十所……

這樣一種經歷，使讀者能更多層面、更切實地瞭解本世紀來西藏的變遷。

◎梅爾文C·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Reynolds Harkness)教授，卡司委斯特呂瑟弗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類學系主任，並任該大學西藏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西藏從事實地考察，並深入研究有關歷史、人類學和語言學上的問題。著有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現代西藏史：喇嘛國度的崩潰》)、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西藏西部的牧民：仍然存在的一種生活方式》)和一些其它典籍及研究文稿，包括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英-藏現代藏文詞典》)和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英現代藏文詞典》)。

◎威廉本·R·司本石初(William R. Siebenschuh)是美國卡司委斯特呂瑟弗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英文教授。他一九六四年在格林內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獲得學士學位，並分別於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〇年在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司本石初教授的著作包括各種傳記文學及自傳文學的文稿。他的教學範圍包括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傳記文學和自傳文學。

◎楊和晉(Yang Ho-chin)一九六七年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獲得碩士學位，論文題目：SUM-PA MKHAN-PO'S TIBETAN ANNALS OF KOKONOR: SECOND CHAPTER(《松巴堪布的青海記：第二章》)。一九六九年該論文在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以The Annals of Kokonor(《青海記》)出版。一九九四年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CHINA'S ROUTES TO TIBET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RAVEL ACCOUNTS(《清朝初年中國的進藏之路：旅遊記要之研究》)。

目錄

序文	2
前言	9
西藏是我家——扎西次仁的自傳	14
後記	309
譯後小註	316
索引	319

● 序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扎西次仁突然到西雅圖我的公寓裡來。我剛考完期末考試，結束了華盛頓大學的一個忙碌的學期。爲了輕鬆一下，我正和三個藏族朋友打麻將呢。我是一個主修藏族語言和文化的研究生，和扎西很熟，所以對這位不速之客毫不介意。串門兒這種事在西藏文化裡是很正常的。在繼續不斷的麻將牌聲中，我們互相問候，也談了點期末考試的情形；隨著學期的結束，我們也就輕鬆多了。扎西說他不想打牌，就站在桌旁觀戰聊天。他和往常不一樣，好像心事重重。我當時全神貫注在桌上，惟恐錯過任何牌。大約過了幾分鐘後，扎西突然問那幾個西藏人，有沒有甚麼信息要帶回西藏去給他們的親人，因爲他要回家了。當時我們的反應是：哦，別開玩笑吧！正經一點吧，扎西。對此，扎西並沒有再說別的，他只是重述，他馬上就要回西藏了，朋友們要他帶給親戚的任何信息，他都願意帶去。麻將牌雖然沒有停下來，可是我們卻立刻轉成了嚴肅的態度。我們都警告他不要作這種錯誤的抉擇。我們告訴他如果他在經濟上有問題，我

們一定可以設法幫他解決。可是扎西卻無改初衷，他很率直地回答我們：他的決心與金錢毫無關聯。事實上他自認爲可以代表一般的普通人，要協同大眾，創建一個新的和現代化的西藏。當時說話的氣氛變得有點緊張起來了，因爲其它的幾個西藏人都是貴族出身的，痛恨共產黨和中國，而且都以把西藏從中國的控制下解救出來爲己任。所以沒有人要扎西帶信回去：過了一會兒，他就走了。事後我們幾個牌友還談論著他的怪異行動，大家都沒有把他那種回去的念頭當回事；我們誰都不相信他真的會離開美國而回「紅色的」中國去。

我有二十二年沒有和扎西見過面了。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得到中國的許可到拉薩作一次爲期兩個月的研究工作。該項研究獲得美中雙邊交換計劃的協助（贊助單位爲美國國家科學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在先前幾年中我曾和扎西取得聯繫，通過信當時負責接待我的人已經替我安排好了賓館，但是，當我發現他在那個賓館中等我時，我實在是太高興了。在我們重聚的歡樂中，他建議我搬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名叫雪域的小旅館去住，我同意了。真高興能看見他一切安好，卻亦爲他的慘痛遭遇而難過。就這樣，我們的友誼又開始轉世再生了。

從一九八五年起，我經常去西藏考察，而且都住在雪域旅館，這樣就可以離扎西家近